抗戰日報

第三八八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營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八角每月六元五角

蘇軍收復卡爾科夫

最後消息：據新華社延安廿三日電，烏克蘭第二首府卡爾科夫城已於八月廿三日，在激烈戰鬥後，被蘇軍攻佔。除隨報發有號外外，詳情見下期本報。

本報啟事

今日本報附有呂振羽同志所著「國共兩黨與中國之命運」單行本一冊，不另取費，如未收到，請向送報者索取。

深切注意國民黨動向！

敵積極進行誘降

延安觀察家指出此乃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

【新華社延安廿一日電】據同盟社十九日東京電，敵陸軍報導部部長谷荻再次發表國際時事談話謂：「英美完全不承認重慶在過去戰爭中的努力」，「重慶依靠英美無物可得」，「重慶人士應重新認識今天的實際情形，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騙而失掉一切，一錯再錯，應覺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桎梏之下，只有現在才真正是參加解放大東亞戰爭的時候」。又據同盟社同日南京電稱：敵大東亞相青木於十九日飛到了南京，對「日華[illegible]」對推進對華新政策之所見」。延安觀察家指出日寇誘降活動已進入更積極化之階段，國民黨的動向更值得注意。延安觀察家指出日寇誘降陰謀之猖獗乃由於國民黨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尤其是今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製造大規模內戰，日寇認為有機可乘，誘降策動日益積極。中國人民與英美盟邦見此危機，不得不大聲疾呼，指責國民黨的錯誤，沛然[illegible]，原冀引起覺悟，有所改正。乃國民黨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而怙惡不悛，對人民的正義呼聲則充耳不聞，對盟邦的諍言則面紅耳赤，加以「駁斥」，但對八月一日敵酋谷荻的誘降談話，至今半月有餘，反而絕無一句駁斥之辭。這種情形，就使日寇揚揚得意，企圖進一步實行誘降，故又發表了前日的誘降談話。敵寇所以敢於挑撥我國與英美盟邦的團結，顯然是因為他們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對盟邦諍言自高自大，不肯認錯，反而反相[illegible]，故而就企圖利用國民黨反動派的這一致命弱點，作為誘降的政治資本。延安觀察家認為不論時局如何變化，中國人民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誰要投降，誰就準備自己到墳墓中去。但是目前時局的出路，仍在國民黨當局臨崖勒馬，改正其錯誤態度，接受全國人民與盟邦人士的要求，立即駁斥日寇誘降論，斬斷與敵偽的秘密聯繫，放棄發動內戰的打算，移動包圍邊區的數十萬大軍去抗日，嚴辦反共特務機關，討伐叛國[illegible]，公[illegible]與開先，以此三起點，並實現中國共產黨中央抗戰六週年紀念宣言中所提出的「加強作戰」、「加強團結」、「改善政治」、「改善民生」、「發展生產」等項設施，則目前發生的抗戰危機，還可以挽救下去。假如與他們[illegible]擁護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的錯誤方針辦事，仍舊反對自由與主張與共產主義，仍舊堅持其封建獨裁與軍閥行為，仍舊與敵偽勾勾搭搭，仍舊[illegible]特務製造內戰，那末日寇的誘降陰謀，不但不會停止，必然愈益加緊，中國抗戰的危機不但不會減輕，勢將愈陷愈深，而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也將不可挽救。估計趨勢，我們希望全國人民深刻注意。

重慶當局倒行逆施

盟國輿論猛烈抨擊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國民黨反動派之消極抗戰及專制獨裁政策，引起全世界進步輿論之重視，不論民主國家或法西斯國家之輿論，最近以來，均特別注目。同盟國家之輿論，猛烈抨擊重慶當局之獨裁，紐約的最大日報——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均揭載長篇評論，批評中國當局之抗戰不力及發動內戰陰謀。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鮑德溫於七月二十六日發表論文，猛烈抨擊中國當局對日抗戰不力。鮑氏並於擁有八千萬讀者之美國「讀者文摘」上，指出「過去二年內，日軍沒有消耗多大兵力，即佔領了很大地方，雖然受到重慶軍隊之反攻，但均被擊退，為了明瞭真的軍事真相，專看重慶的公報是很困難的，蓋重慶的公報常常一半是假的，並且根本沒有戰鬥的戰報，或將游擊隊的戰鬥大肆宣傳。」紐約時報又揭載克萊頓·拉西所著之「中國民主嗎」一文內稱：「中國沒有民主的政治機構，例如憲法、代議制政府、國會、普選權、多政黨政府。」拉氏謂：「蔣介石是戰時的獨裁者，同時在國民黨中，半法西斯集團至少有兩[illegible]，而遠東問題權威學者[illegible]在太平洋月刊上，更明確指出「現在中國存兩個中心：一個封建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在蘇聯方面，中國問題專家[illegible]在「戰爭與工人階級」[illegible]「中國內戰的可能性」一文，指出：「中國[illegible]之失敗主義者，準備投降與企圖發動內戰。」上述文章同時發表於美國三大日報——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及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

與此相反，敵寇同盟社最近却對國民黨之消極抗戰政策及「中國之命運」一書大加讚揚，日寇外交雜誌「世界週刊」於八月號上稱：「蔣政策實施後，重慶逐漸由「抗戰」一向「觀戰」轉移的傾向注目的趨勢，這可以看做是重慶的一個深刻反省。」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文，同盟社最近又加以好評，稱之為「名著」，稱頌其「發洩對於英美的國際侵略政策之憤恨」，並謂「其論述方向是沒有錯的」，「它只是恢復了已[illegible]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東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救國論」。重慶方面對於此種來自民主陣營的[illegible]，其反響亦極其注目。對同盟國之正義的呼聲，國民黨當局竟惱羞成怒，大肆咆哮，董顯光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罵於前，下令所屬報紙攻擊之於後，而對日寇之捧場，竟無一字答覆，似欣欣然有喜色者。甚至日寇谷荻報道部長之公開誘降說明，半月以來，重慶竟無一字駁斥。延安有資格人士據此，論斷重慶當局之對內對外政策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之，對日抗戰將愈趨消極，對內高壓將愈來愈兇，對同盟國將更離心離德，而東京與重慶間之關係將日趨微妙。此種趨勢，誠應為我全國人民及盟邦人士所繼續密切注意云。

美今年下水商船 達千餘艘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華盛頓訊：美國又有商船七艘下水，今年下水船隻總數已達一千〇六十艘。

請重慶看羅馬

七月二十五日意大利的事變，對於意大利和全世界都是一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墨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家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有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意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所終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下散，被憤怒的人民所搗毀，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illegible]地位或被要求自由的人民、左派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主義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並沒有經過「軍事政權」，而以索里尼的「便於恢復於」，意大利人民的「服從領袖」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年皆有加入法西斯黨之義務，背者有加入法西斯[illegible]，就沒有了意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取共「處理異黨」的特務政策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野蠻慘酷，又在在被中國的徒子徒孫們奉為典範，讚，稱道不已——但是意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們才高呼意大利復活了，意大利的天下也沒有定於一，却是亂於一，而且幾乎已於一了，「一個黨，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夢、一個笑話、一個醜劇。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喜劇，應該何等地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烈地期望國民黨的深思猛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高呼墨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接到這天晚上的歐洲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曾有過意大利這隻皮靴，墨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這台戲底牌。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難為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照樣地把共產國際的解散來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却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黨的存在。國民黨雖然也是受了[illegible]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裏寫了[illegible]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造了一堆胡話，說什麼「法西斯的人民」，「法西斯主義者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合理的」等等，想把[illegible]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說成為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是表現了一個可歡迎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它居然放棄了[illegible]，離了[illegible]，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定論，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及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於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法西斯的頭子不將其國民當人：……所以實在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力猖獗橫行，世人頗有為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麼墨索里尼的黑衫盜匪，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此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決。」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遲了一步，退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會聯繫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或完全不正確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裏所謂「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尾巴又來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只是為着掩蓋醜惡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猙獰面貌。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這就是說，歷史的眼，無論什麼會被掩蔽的也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審查自己的行為，以為迷途知返之計，而且，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知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判斷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下接第四版）

秋季民兵戰鬥大競賽
六分區首起響應
建立正規制度創造靈活戰術
半年來民兵戰績卓著

（本報六分區訊）分區武委會主任對記者說：半年來六分區民兵活動，正從游擊渡到高級的活動階段，最近晉西北武委會關於加强民兵鬥爭、發動秋季戰鬥大競賽、保衛秋收的指示，六分區將堅決領導組織各縣進行，根據所定條件與其他分區比賽並相信有充分的把握。因六分區民兵對敵鬥爭情緒甚高，今後定會有進一步的開展云。

（本報六分區訊）分區民兵半年來積極活動的結果，已收到極大的成績。共作戰鬥二百六十次，約超過敵人活動的一倍，其中單獨活動占一五二次，創造了許多新戰術，如蠟燭戰、石頭戰、土籤砲彈戰等。某村民兵會兩天打了三個勝仗，六月七日某處戰鬥中，週圍民兵五路包圍敵人，給與敵人很大損失，證明民兵已成爲不可輕視的力量；其他活動如做鋤奸及緝私工作，均有顯著成績。民兵的勝利活動，大大提高了羣衆對敵鬥爭的信心，某縣在民兵與羣衆的合力奮鬥下，使對敵維持之僞自然村政權大部垮台，未垮台之僞政權的活動圈，亦被縮小至在里以內。這些成績的得來，一方面是由於民兵的英勇戰鬥，及羣衆對民兵的擁護；另一方面是由於領導的正確與活與能及時幫助民兵解決各種困難。全分區民兵在半年中犧牲者共六人，受傷者七名；某縣民兵楊樹元，被敵俘去，雖在水火中泡燒三次，亦頭强不屈，一逃出來，立刻又積極活動，諸如此類可歌可泣的事蹟甚多。因爲他們打擊了敵人搶糧搶物資的企圖，保護羣衆安心生產，安全轉移，羣衆對他們非常親密，給他們買子彈、買槍油、縫子彈袋，有好東西總要請他們吃。在領導方面，會建立了民兵供給制度、民兵紀律、民兵政治工作等，使民兵組織健全常固；並發動互濟和貸糧貸款，解決了民兵家屬的困難，寧武一縣即貸糧五十大石、民款一萬餘元，五寨八石□斗糧食，這使得民兵可無家室之憂，而勇往直前的進行戰鬥及其他活動。

模範民兵組長蘇記富
一次斃傷五個敵人

（交城訊）模範民兵組長蘇記富，殺敵英勇，勝績卓著，屢獲政府獎勵。當敵人在芝蘭寨下抓點時，他即帶領民兵沿西沿川一帶活動，打擊敵人、破壞敵交通線。六月敵人又在青沿村設據點，他當起號召全村民兵：「這是咱們勁的時候了！」領導民兵積極進行對敵戰鬥，一月以內，參加戰鬥十餘次，每次都獲得輝煌戰績，縣武委會特獎他七九步槍一支，毛巾和其他物品甚多。此後蘇記富更形積極，七月十七日晚，他和區大隊長帶領兩個民兵，到敵據點附近活動，他先把兩個民兵佈置在山頭瞭望，自己和大隊長親自到手川偵察，剛走到山，即與敵人遭遇，他和大隊長當即扒頭迴避，頓時候一個敵人趕來，一把將他的槍抓住，他一面用大槍，一面將子彈推上膛，拔動槍機，子彈從敵人腹部穿過，該敵隨倒地殞命，他想乘機抓進轉移，但另一敵人趕來，又將他的槍抓住，雙方猛力奪拉，蘇記富腦急智生，伸手將兵邊地槍抽出，照敵人頭狠猛力一擊，敵應聲倒地，他急脫身逃跑，上後又有敵人趕來，他抓住機會，出手榴彈向敵人投擲，炸傷敵人三名，[illegible]敵人另[illegible]來時[illegible]已經到面頭，估[illegible]有利地形，端起七九步槍[illegible]擊敵人。敵人未曾上前，胡亂掃射一陣，失敗而回。

第二天消息傳出後，全村羣衆及各村民兵，紛紛前來慰問他的勝利，他興奮的告訴老鄉和民兵說：「鬼子沒有什麼可怕，今後我還要更多打死一些日本小鬼子八」並號召大家一齊努力幹。羣衆莫不交口稱揚，並搶先替他代耕土地，民兵們表示：今後要像記富那樣頑强！縣武委會已號召各區幹部與民兵，向蘇記富同志學習。

民兵楊二全被譽爲「地槍能手」

（交西訊）民兵楊二全對使用地槍殺傷敵人極爲熟練，已被譽爲「地槍能手」。他曾於識別地槍的差別，並熟悉地槍效能：如能容納多少藥，能吹動多少砂子，能打多遠等。埋設地槍方法亦很高明，一次，敵人搶掠村，他和三個民兵將地槍埋在村頭，等了一天鬼子沒有來，太陽快落山，敵人在附近與我軍展開激戰，他趕緊又將地槍刨出來，迅速追去埋，同時又埋了許多假的以迷惑敵人，結果有兩個鬼子被打倒在地上。他任務完成後便勝利轉移，現在他已跟隨軍隊同敵人戰鬥着。

興縣退伍軍人
積極參加民兵

（興縣訊）退伍軍人踴躍參加民兵，並在其中起積極領導作用。××口六個退伍軍人，一齊參加了民兵，自動提出幫助當地民兵的軍事教育與除奸教育。退伍軍人王佑德過去當過排長，退伍下來自動參加民兵，並已成爲全區的模範中隊長。×溝亦有退伍軍人七人自動參加民兵。因退伍軍人的踴躍參加，興縣民兵質量已更加提高。

特務份子騷擾神府邊境
各村人民武裝自衛

（神府訊）二區邊境反動特務份子與蹤邦泰領閻兵四十餘人，經常越境到我地區騷擾。七月二十八日到六鄉賀家僚毀我民哨，二十九、三十兩天到胡家樂，肖楊嶺，三十一日抑賀家堡，八月二日又到白家峁一帶村莊，到處打槍，威脅民衆，擾害生產，白家排鋤草民衆被追逐跌傷男女五人，打傷耕牛一條，搶走衣服食糧，糟害田禾頗多。該軍並時常包圍我方村莊，強迫民衆開會，進行欺騙宣傳，造謠生事，企圖挑撥挑起內戰。邊境各村人民，除呈告政府並軍請求防止外，均均一致齊起，拿起鋤頭鐮刀，一面警戒，一面生產。大家一致表示：土地不能荒蕪，神府不能被侵犯，誓死保衛田禾，保衛邊區。

特務份子唆使友軍某部
殺害根據地人民

（本報訊）自國民黨反動派調集軍隊陰謀進攻邊區以來，河西友軍某部亦受特務份子唆使，時常向我河曲保德沿河地區放槍射擊，擾亂地方治安。上月十日河曲石梯村一農民在地裏鋤草，被河西駐軍槍斃；一十日我兩名巡河緝私民兵，又被特務份子暗害，沿河各大村莊時常發現特務份子造謠。此事使我軍民痛憤異常，頃已加緊戒備。望友軍當局從速制止，勿中特務份子挑撥奸計。

河保訓練民兵

（本報保德訊）各區民兵訓練班第一期，先後於月中訓練完，成績均良好。如二區訓練班的民兵，在準備痛擊反動派的鼓舞下學習均甚積極，在幾天之內，他們對戰鬥偵察與疏散、情報、夜間放哨、利用地形、民兵戰法等已能純熟自如；特別是五次的實地演習，給民兵們以最大的教育，他們在平時討論中發言較差，但在檢討演習時却莫不熱烈爭論，證明只有在實際中才能更好的教育民兵。訓練完畢後，很多民兵不願離開，想延長時間再多訓練幾天，百分之八十的民兵，都要求到自除里外去收割敵人的實錢，情緒之高，可見一斑。

（河曲訊）爲加强民兵工作，各區舉辦民兵幹部訓練班，全縣民兵幹部分兩期訓練完，第一期於本月十日開課，教課方式採取「邊講邊做」，「講甚做甚」的辦法，獲得效果很好。

保德三次鋤草將完
貧戶開始開伏荒

（本報保德訊）因政府歷次及時貸款貸糧，兼以今年雨水適時，禾苗旺盛，此間羣衆鋤草情緒甚爲高漲。田中工作兩頭摸黑，午飯的時間拖延一兩個鐘頭，成爲普遍現象。如一區一般羣衆，去年鋤二次者僅佔一半，鋤一次者約爲十分之四，其餘十分之一即任其荒蕪，但今年大部均已鋤了兩次，呼家莊、王家莊一帶鋤三次者約佔十分之二，目前正紛紛鋤第三次。一區沿河一帶，人稠地少地區，鋤草三四次者更爲普遍，城西南各村並有鋤五次者。現鋤草已至最後階段，沿河一帶本月中旬即可全部鋤完，山地於本月下旬亦可全部結束。

（本報保德訊）榮家溝一帶，夏鋤已大部完畢，貧苦羣衆已開始「開伏荒」，以擴大明年的生產。抗聯爲鼓勵開荒情緒及解決其食糧困難，已將清理出之義倉糧十一石全部發放給無糧之羣衆，去年會開伏荒七八個之貧農趙二后子，趙海生子等七人，共借到兩石左右的義倉谷。現抗聯正抓緊發動義倉糧的機會，組織開荒互助小組，大量開墾伏荒。

保德城關市
抗屬集會反對內戰
會後發表告出征戰士書

（保德訊）保德城關市八路軍中央軍抗屬六十餘戶，假市公所舉行反對內戰座談會。對反動派製造內戰的憤怒空氣洋溢會場。戰士王鐵鎖五十四歲的老母首先發言，咬牙切齒的傾訴著滿腔不平的情緒：「擾亂份子總說八路軍不打仗，罪非放屁！前幾天五寨城裏十個日本鬼子還不是八路軍打死的嗎？」「八路軍是實幹啊！××軍是搗亂啊！反動份子搗亂啊！」抗屬們紛紛責罵反動派的無恥，戰士王雲崗五十五歲的老母親，家裏就住着八路軍：「八路軍待人和氣，不欺老百姓一點東西，怕老百姓負擔重，自己開生產，對抗屬就和我耕土地，過從優待來。政府是好政府，軍隊是好軍隊，近幾年來，地方上除了暗搶的土匪，毛主席共產黨治理的實在好」。戰士郝在生的父親鄰居蓋盛讚根據地的新政治：「共產黨實行民主好，人多智大，大家事見大家辦，爲什麼要打呢？大後方抗屬沒人管，樹葉樹皮饑民吃光了，比起來，邊區好多了，爲什麼要取消了？」最後他大聲說：「誰來打我們，我們就打誰！」「對他自己，他自稱雖不能拿快槍快刀，但可以給八路軍送水送飯。他已給他在八路軍中的兒子寫了信，叫他努力打日本和那些膽敢挑動內戰的反動派。座談會上六十餘位抗屬都憤慨發言，最後大家並聯名發表了一封告保德出征戰士書。

（又訊）保德城關市八路軍、中央軍全體抗屬，在「告出征戰士書」中，痛切申述父母妻子叫自己的子弟丈夫出征，是爲的打日本，國民黨反動派不打日本而要打內戰，一定要堅決反對。書中詳述着西北家鄉因共產黨、八路軍、新軍擋住敵人，鼓勵生產，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所有抗屬有政府優抗代耕，生活都有保障，不像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大後方，窮得賣人十元錢一斤賣掉自己的兒女。比如東關抗屬楊四考命吧，當兵走後，家裏剩下媳婦一人，但沒受一點困難，今年單她家就代耕了九畝地，優待莫三十馱，種了十四斤，牛薪工八個，人工二個，另有小米二十五斤，而且政府軍隊，親友鄰居都很扶服關心的，八路軍幫助他們種打，連飯也不吃。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功勞。國民黨反動派要打內戰，反對共產黨，「這簡直是要打斷你們媽媽爸爸媳婦孩子的命根呀！」兩家再三叮嚀出征軍人：「當八路軍要好生跟隨毛主席，保衛共產黨保衛邊區，當中央軍的要勸阻自己長官別打內戰，誰要打內戰就先把他打倒，或者寧可朝天放槍，臨陣脫逃，也絕不能打八路軍」。全文長二千餘字。署名張潤仲、王國棟、王閻氏、劉徐氏等六十八人。

保德各地
夏季減租完成

（本報保德訊）本縣各地夏季減租工作，業於七月底先後進行完畢。二區有兩個村子的租約，大半爲今年新訂立的，其中多爲夥種形式；不投資者按對半分居多，投資一部者四六、三七分法不等。減租均在地佃雙方會議上解決，地主已分得超額部份，均退還佃戶。部分地主曾想獨佔夏田和秋禾，後經決定秋田仍一律由佃戶耕種，秋收後依新租率分配產量（夏季減租中除特別約定者外，一般均訂立新租約，以二至四年爲期），並按行署規定之原則，確定減租的租率，不投資之夥種一般爲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部份投資者，租率爲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夏季攻勢一個半月中 蘇軍斃傷德寇百萬

德方稱蘇軍沿千哩長全綫進攻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廿一日蘇聯情報局特別公報宣佈，夏季攻勢中，從七月五日到八月廿日，蘇軍在蘇德戰場全綫擊毀敵機四千六百架，坦克六千四百輛，大砲三千八百門，軍車二萬餘輛，敵人共陣亡官兵已有三十多萬名，根據德國法西斯軍隊受傷數目兩倍或兩倍半於陣亡數目，估計敵傷亡官兵約一百萬名。同一時期，蘇軍繳獲坦克八五七輛、大砲一二七四門、機槍二四二九挺，軍車四二三〇輛，俘敵二萬五千六百名。

另息：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卡爾科夫方面蘇軍繼續攻勢，擊退敵人反攻，每天平均前進四到六公里，佔領居民點二十餘處。布列安斯克和斯伯斯德緬斯克西南，蘇軍繼續進攻以改善陣地。在頓巴斯沃洛希洛夫格勒西南，蘇軍勝利與德寇進行地方性戰鬥。二十、二十一兩日，蘇軍殲德寇坦克四〇六輛、飛機一三九架。

據德國通訊社稱：蘇軍現在沿由芬蘭直到羅斯多夫、全長達千哩的戰綫上向德軍進攻。

蘇敵後游擊隊 痛擊德意侵略者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烏克蘭的蘇聯游擊隊，屢次予德意侵略者以打擊。西烏克蘭斯坦尼斯拉夫州的游擊隊炸毀敵彈藥庫兩座，燒毀燃料六百噸，毀兩所煉油廠、一所抽油站和橋樑廿三座。德寇派出動旋，被殲滅七百餘。「東勒爾」游擊隊在過去幾天內，使火車四列出軌，事後掘出已死及受傷官兵四百人；同時並突入機場，毀敵機兩架。在車爾尼果夫作戰的游擊隊破壞重要幹綫鐵道橋樑兩座，又使火車兩列出軌。在波多爾斯克州，奧勒爾州，游擊隊先後毀德寇軍需車四列，所載汽油全數焚燬。某顧區的一列火車觸雷出軌，德寇死二百人，交通斷絕四十小時。現烏克蘭人民均紛紛逃入森林參加游擊隊，他們消滅德寇征募壯丁的人員，並解放被捕強迫運往德的蘇聯公民。

斯摩林斯克城在游擊隊，殺死成千德官兵，使軍車三五〇列出軌，擊毀敵坦克一七四輛，飛機廿架，軍用車一千六百輛，炸毀橋樑一七二座，焚燬燃料數千噸，繳獲槍枝數千支。德寇雖調大批討伐隊企圖「消滅游擊隊」，但其結果，只是增多自己的傷亡而已。

羅邱會議將結束 已商定軍事計劃

據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魁北克消息，路透社報導：魁北克會議的廣泛軍事會談業告結束。據稱，對蘇聯增加租借援助和軍品，協定或將於短期內在倫敦成立。合攻勢行動以減輕東綫德寇實力的辦法已成立，蘇聯將另提議戰方面講：已議定的軍事決議有：一、成立計劃輸第三次協定之修改而得到更多供應；探取足以削弱東綫德軍防禦力的攻勢，二、加強海陸空三方面的推攻，作各處開援德軍；三、加強以人員物資援英。據白宮秘書歐利告記者：羅邱會議於二十一日休會一日，預料兩氏聯合招待記者發表聲明後，會議即結束。

又美副國務卿威爾斯二十日招待記者時說：外傳羅斯福將派特使與英國代表攜帶攻歐計劃赴蘇，和邀斯大林或將赴英適備三國會議消息，他並未得到特別情報。羅氏強調美渴望在任何時刻，用一切方法與蘇聯合作戰。另據路透社記者報導，蘇人士對英美方面寧願冒取危險較小而時間較長的戰略，不願冒某種危險，立即致命打擊德寇的方針表示遺憾，並認為此與其所負義務不合。「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並籲召開三國會議。

敵對國民黨誘降步驟 自動撤出浙西德清

對敵後我軍則加緊進攻

新華社延安廿日電：軍息，近日浙西（杭嘉湖）方面的日寇紛紛後撤，並放棄德清縣城，此為正面敵寇自動撤退之又一消息。在此以前，鄂西正面有宜昌地區敵第十三師團之撤退，湘北正面有岳陽地區敵四十師團之撤退。與此正面敵寇紛紛撤退同時發生者，則為敵寇在敵後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掃蕩」「蠶食」更加頻繁，而且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國民黨特務為敵作偵探更形猖狂。按國民黨數年來，對敵採取消極抗戰之政策，大兵百萬，從未主動向敵進攻一次。現在正面日寇紛紛撤退，關係一種對國民黨的誘降步驟，極堪注意。

盟國海空軍 轟擊意大利南部

據新華社延安電，北非盟軍總部公報：盟機猛炸意大利南部。對那不勒斯周圍重要工業區的轟炸係由三方面進行，空戰中擊落軸心機五十架；同時在轟炸該城以北拉里特納諾時，亦擊落二十五架，拉里特納諾為軸心軍隊集中心，停留該地貨車即有一千輛。盟機並於二十一日夜在羅馬投發傳單。又美艦曾二次砲轟意大利南部吉奧亞濶陶地，引起大火。英海軍則在那不勒斯東南一一〇哩的斯卡里亞附近海面擊沉敵輪七艘。據稱德寇已乘輪由意境撤退。

艾森豪威爾將軍於二十一日發表聲明：西島戰役是盟國陸空軍優勢與地面部隊決心在任何地帶毀滅敵人的明證。又說：法屬軍已在北非重行裝備改編，在爭取最後勝利階段中，必居重要地位。并西聯諾夫上校在評述西島戰役結束時稱：西島戰役證明只要正確組織和發揮足夠的部隊和武器之力，盟軍可隨處登陸；同時也證明盟軍有此力量，而其指揮部亦有準備與執行複雜登陸戰的才能。

× ×

意大利 禁授墨魔著作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德國通訊社消息，意大利教育部長已下令禁止各學校以墨索里尼的著作為課本。

美加聯軍 佔領吉斯卡島

據新華社延安廿一日電，魁北克消息：羅、邱氏今日發表聯合聲明：美加強大部隊在海軍協助下，已佔領阿留申群島中的吉斯卡島，島上未發現敵人，因係乘霧撤退。吉斯卡佔領後，北美領區內日軍最後足跡已撤除。官方發言人強調吉斯卡的佔領，非羅邱會議結果，而是在開會前即已開始計劃的。

西南太平洋盟機再炸威瓦克島，在空中擊落敵機卅三架，在地面擊毀敵機卅架。盟國機群並曾出襲西里伯斯島產鎳中心波米那兩。

一六七師一個營 向我進犯敗退

鄜縣人民向五三師發出警告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關中訊，十八日拂曉，一六七師四九九團二營，攜迫擊砲三門，機槍兩挺，全部出動，向我新正三區六鄉上下牆村探崖溝村一帶反覆推攻數次，戰事頗為激烈，但終被我邊防軍某部奮勇擊退，其死傷十餘人，我軍已歸還槍枝，將其所有遺屍裝殮送還。

國民黨軍五三師在我邊區和平農村破壞生產，搶走糧食，拆毀房屋，居役人民，一月來已達三十餘次。鄜縣四島人民對此憤慨萬分，特於八月十五日以數千人之行列，舉行雄壯的示威運動，向五三師發出警告：如敢繼續施行此種暴殺人民的行為，必將以集體力量予以殲滅的打擊。鄜縣亦於十四日召開參議會常駐會、抗各界座談會，抗議此種罪行。

地名介紹 吉斯卡島

吉斯卡島在阿圖島東南百五十哩，是勒特島群中的母島，東西凡二十三哩，因北極圈，終年霧和潮濕氣流籠罩。

吉島位置適中，是北太平洋的前哨，島東多丘陵及岩岸，北岸險峻多港灣及岬角，有吉斯卡港，港面寬闊，能做艦隊的前進根據地，美國曾在此構築軍事設備，並設有小型機場。日寇佔領後，更把它建築成潛艇根據地，為日寇在北太平洋上游擊艦隊和潛艇的加油站。美軍在阿圖島登陸後，日寇更從戰鬥綫的陸上根據地和強大的軍事工事，全島亦集中從阿留申群島其他佔領區撤退下來的寇軍萬餘人，企圖據守此阿留申群島中僅存據點，應付美軍反攻。但在美軍海空軍猛烈轟擊下，終於倉皇撤退。

美海軍在太平洋的南、北、中三條對日作戰路綫中，以北綫最為便捷。現北綫阿留申群島的敵寇已全被驅消，這不但徹底粉碎以前日寇企圖控制阿拉斯加並在北美獲得立腳點的幻想，而且使盟國對敵的海洋封鎖綫更加緊縮，便於直炸敵國本土。

半月國際述評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解放日報發表「半月國際述評」全文如次：

·紅軍勝利展開攻勢·

本月五日以來，是紅軍夏季攻勢繼續推進和勝利展開的半月。在這一期間，由奧勒爾向布利安斯克進攻之紅軍前進了一百公里，由別爾哥洛德向西及向西南進攻卡爾科夫之紅軍，估已前進一百一十公里，若自七月中旬紅軍夏季攻勢開始時計算起，在奧勒爾和別爾哥洛德二百五十公里之戰綫上，紅軍全綫前進推進百公里上下，收復大小城鎮一千餘處。同時，紅軍夏季攻勢之範圍更逐漸向南北兩翼擴展，北起貝利（斯摩林斯克以北），南迄衣久目，綿延八百公里的陣綫，均被捲入紅軍攻勢的浪潮中。此外，紅軍尚在列寧格勒城區與古班區採取配合行動。

目前戰事最激烈之區是卡爾科夫與布利安斯克地區。卡爾科夫地區紅軍攻佔別爾哥洛德後，即以主力向西迂迴，切斷卡城通至布利安斯克羅曼以及波爾塔發之鐵路交通，同時，頓尼茲上游紅軍於十二日攻佔楚古也夫，十七日攻克什米耶夫，由東夾擊卡城，而別爾哥洛德之紅軍則沿鐵路南下；以上各路紅軍形成對卡城地區德寇之巨大半圓包圍，德寇雖增援十萬，力圖反攻，但亦已被擊潰。目前，不僅卡城殘敵已陷入重圍，而且頓巴斯一帶德寇五十師亦遭退路切斷之威脅，有重演斯大林格勒一役的可能。在布利安斯克區，紅軍之勝利進攻，近由東、北、東南一面包圍逼近，攻克卡拉車夫以後，東路紅軍已進抵布城十一哩之處。布利安斯克為東綫德軍中路與南路之聯結點，納粹將該地已經營近兩年，故日來希特勒統帥部竭力增援，企圖固守，該處或將展開一幕激烈之爭奪戰。此外，紅軍攻克加伯斯德緬斯克之勝利，亦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該處紅軍一方面可以威脅布利安斯克——斯摩林斯克之鐵路，另一方面可以與貝利之紅軍相呼應，威脅斯摩林斯克之側翼。

自夏季戰事開始以來，紅軍已創立了輝煌的戰果，德軍傷亡達一百萬，損失坦克七千餘輛，飛機四千六百架。納粹最近為掩飾敗績而大肆吹噓「消耗戰」，適足以反映其損失之浩大。目前，希魔又撤換了陸軍參謀長蔡特勒，正說明德寇的軍事危機是極端嚴重的。

·西島戰事結束與意大利局勢·

本月十七日，盟軍已將西西里島全部佔領，戰爭已告結束。該島自七月十日子夜盟軍登陸以來，歷經激戰六週，敵遭重大損失，現在盟軍與意大利本土僅隔寬約二哩的梅西拿海峽，西島盟軍的大砲開始轟擊意大利的「靴尖」，在意國本土登陸，隨時有實現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巴多格里奧政府仍繼續幫助德寇作戰，並且將在國中部北部之戒嚴權交予德寇，不惜假借外力壓迫民衆。巴多格里奧的全部反動政策，已為全意人民所洞悉，其「掩蓋性的法西斯」本質已經原形畢露，因此，最近意國北部中部各處人民不斷舉行示威，表示反抗。本月五日，羅馬人民舉行兩次大示威，十二日米蘭八萬群衆大遊行，至十七日，意大利更有六大城市——羅馬、都靈、米蘭、熱那亞、那不勒斯及佛羅倫薩同時爆發偉大的和平示威運動，人民高呼「打倒巴多格里奧」，要求「立即停止戰爭」，組織「真正的國民政府」。「自由米蘭」電台更號召軍隊人民組織聯軍，為肅清法西斯，為和平自由而戰，群衆革命運動正普及意大利全境。不僅如此，在巴多格里奧政府內部，亦有大批重要官吏公開反對「新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反對派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

意大利的廣大民衆怒吼起來了，反動政府顯已無力控制局勢，一個偉大的人民革命正在意大利醞釀中。（未完待續）

請重慶看羅馬

（上接第一版）

我們不步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談北伐時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等領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什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發展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一九三二年以後，在全中國開始明目張膽、「勢燄熏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作何解釋呢？既然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禍魁」，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是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爲什麼又要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自己的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裏去學；學之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裏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法肯豪森總顧問布隆堡，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呢？你們還不是甘心做「盜魁」的嘍囉，做好一「非人的學徒」，唯恐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底是什麼呢？除了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辦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報，殘害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證俱在的賬，你們如何混得過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就說它是「因爲於此內憂外患危急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並收安內攘外的實效，在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爲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中又曾痛罵「以「專制」「獨裁」輕蔑汚衊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自己麼？復興社因爲不滿意CC，就說CC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又說「中國第一次革命，已經失敗了，現在的時期，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艱難，自然是須要再來一次比較革命更偉大的艱苦犧牲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之魂，還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捷了當：「中國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便是採取法西斯蒂的技術，發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而CC下屬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相反的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西斯蒂的精神」。CC和復興在行動上的衝突糾紛更多，據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的其他的組織，因爲嫉妒的關係，也不惜與我們爲難，如像他們要和中央特務工作而阻止我們特務工作的發展，他們要想包辦童子軍運動，而排斥我們做童子軍工作的同志等等」，但是同樣做特務，他們不是都一致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墨索里尼麼？陳立夫在其發行主編的「墨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和墨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了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這更進一步：「或曰領袖與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爲世界之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而墨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豐功偉烈，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特非國民黨人」的「豐功偉烈」，比希墨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自己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爲什麼你的股「肱」的信徒也要「汚衊與侮蔑」你，硬要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都是人證物證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呢？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C與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斷絕」了。但這等鬼話，究竟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所謂CC與復興的成績，和法年前無價一樣，只是CC復興的派別更加紛紜罷了？誰不知道，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對德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墨索里尼與羅、邱、斯並蔣尊爲六大領袖的，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周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自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照季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什麼呢？你們不承認季米特洛夫的定義嗎？好吧，找你們自己的定義好吧。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康澤的別動隊有一位從意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這……名詞的意義是如下的幾個原則：（一）、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我們的精神是組織、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蒂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下列幾種特性：（1）極端的國家主義。（2）反對共產主義。（3）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個人對於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專制的政治，否定自然的權利。（4）對於經濟的主張，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產主義。（5）對於文化的主張，偏向於復古的，排外的。（6）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鬥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墨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了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裏所舉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有那一條那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薦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較」，就痛快得多了。那篇文章在詳細介紹意大利、奧地利的法西斯制度，和從前的皇帝制度之後，公開提出「（一）盡快加強元首專政……（二）將來中國雖已由國民黨專政，但「專」的成分不夠，應該加強它的「專政」力量。（二）絕對的領袖制度。近代政治由法治以進於人治，實非偶然，而實際在我們的前輩……必須全國擁戴一個絕對的領袖。（三）一黨專政的議會制度。……」又如「民族文化」上的「三民主義政治制度」，其擔倡獨裁專政，更是不要說了，甚至說什麼「其實「獨裁」並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國民黨之不必開放政權，至爲明顯」！「開放政權，卻須開門揖盜，自取滅亡」！天哪！這大約不是「反動派」爲企圖「毀滅」「國家統一大業」而加上的「汚衊與侮蔑」了吧！天哪！這一切不是法西斯而「有物」又是什麼呢？中國的法西斯化已在一步一步深刻，抗戰團結都陷於危機，人民已經瞞不住氣來。這一切人證物證俱在的賬，都是混不過的，你們還想企圖抵賴嗎？

你們或者又說，你們只是「參考」了法西斯主義的「優點」，並沒有喪失你們自己的特殊性，你們還是信仰三民主義的。是的，復興社在「團體的主義，組織與領袖」裏，確是說過：「同樣的法西斯主義，在意表現爲民族的法西斯主義，在德表現爲種族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則表現爲軍部的法西斯主義」。所以我們可以說「扶植」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就「忽視中國固有的環境」。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刊物「政治評論」，想是了這一段話：「中國的獨裁政治，並不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根據中國歷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識份子相結合的法西斯主義。」中國的知識份子，確有在手槍和皮鞭的威脅而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但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性」却不在這裏，而在其「表現爲」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這與意大利、德國、日本確是不相同的。但是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有什麼相同之點呢？法西斯理論家因此又提出一個公式：「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以鐵與血來執行三民主義。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三民主義十法西斯蒂。」原來如此！誠如蔣介石先生所說：「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國父的指示雖在研究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此可知：革命的行動不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動亦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實行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可變的。」蔣先生把一句話「三遍」，無非是說，三民主義是「以萬變應不變」的，孫中山有孫中山的方法，汪精衛有汪精衛的方法，蔣介石有蔣介石的方法！「然而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變的」。那末，我們就不談「方法」，只談談那個「不變」的主義吧。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說：「現在世界的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爲前人所發明的民權學說有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說民權的好處也要反對。……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民權不可。……如果反抗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怎麼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要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情勢所有專制不能之人，此亦實無可如何。……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將來到處都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就沒有止境了」。孫先生的這種沉痛的話，今天看來，句句都像是指着蔣先生說的。但是蔣先生怎麼回答呢？「自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了盧梭『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要爭『自由』……世界上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浦賽』人了。大家知道『吉浦賽』人的自由，不過是放，不過是流浪。……我們怎樣可以自比於『吉浦賽』？」爲了便於「參考」，試引墨索里尼的一段標本的「非人的學說」：「如果十九世紀是革命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紀，則二十世紀是威權的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世紀。」蔣先生與墨先生都一致反對十八九世紀，但是孫中山先生所稱爲有「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的盧梭，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所本的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豈不正是十八九世紀民主主義的代表者麼？蔣先生的話，不是句句背叛了和辱罵了盧梭、林肯的擁護者孫中山，句句跟着墨索里尼的屁股跑麼？「然而我們要知道」：蔣先生乃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者」，「唯一忠實信徒」。既然如此，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乃至南京的漢奸，都自稱爲「信仰三民主義」，還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所奇怪的，就是蔣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孫中山逝世一週年，還沒有成爲「唯一繼承者」的時候，寫過一篇反對右派反共反民主份子曲解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文章，說他們「若以此籍觸紀念總理，總理地下有知，當亦九原之日哭」，說他們「爲總理遺囑傳總理，則總理之不肖徒也，吾儕當鳴鼓而攻之」，今天的蔣先生，爲什麼不怕「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原一日哭」呢？

國民黨當局諸君啊！歷史的賬，愈算只有愈使人心痛罷了。我們在「不得不忍痛的一述」之餘，不免又想起中央社的話來。中央社承認墨索里尼是「無法無天」的「盜魁」，他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論是「非人的學說」，蔣介石先生承認：實行這個學說「便有亡國滅種之憂」，再說一遍，我們對於你們的這個進步，還是很歡迎的。時至今日，你們還忍心使蔣介石先生做「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麼？你們還忍心使三民主義成爲「非人的學說」的尊名麼？你們還忍心使國民黨負「亡國滅種」的大罪，終於「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麼？意大利的法西斯統治不滿二十一年，它的發展還還沒有完結。無論如何，墨索里尼、希特勒、東條這一類「盜魁」，遲早是「不能逃避」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愛國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類的裁判，這是一定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雖然他們的禍國殃民的罪惡也已經受到嚴重的不滿，但是他們現在還來得及改弦易轍。他們在國內還有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可以做朋友（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在國際還有英美蘇做盟友，雖然他們很對不起這些盟友，但是只要盟友的關係存在一天，這些盟友就還可以幫助他們改弦易轍。中央社說：「不合理的不存在」；在反法西斯的世界潮流裏面，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最不合理的，當然最不應該存在。我們所希望國民黨的，就是國民黨當局要夠徹底，迅速的覆車之鑒，從此得出教訓，自動解散一切法西斯的組織，解散CC、復興社及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法西斯特務機關，解散一切特務的訓練班、勞動營和各種公開的秘密的政治監獄，查禁一切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鼓吹法西斯獨裁，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動宣傳，取締「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所謂「取消邊區」「解散共產黨」的反動宣傳，收回「中國之命運」，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民主主義，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明白了：只有這樣，才能從新團結全國，準備反攻，爭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除此以外，一切都是幻想，都是幻滅！